

晚风·龙光塔

小雨轻风落楝花

| 谢建骅 文 |

“小雨轻风落楝花，细红如雪点平沙。”小区的道旁有一株陈年楝树，体型虽不魁伟，但根本粗壮，树冠如盖。这棵楝树年年春天应时开花，今年也不例外，花开满树，芳香无比，给路人带来了馨香和欢悦。昨夜一场小雨轻风，今早路上落满了细白楝花，像覆盖了一层白雪。

南朝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：“始梅花，终楝花，凡二十四番花信风。”春季从小寒到谷雨，二十四番花信风，百花相随，轮番开放，点缀着春天。谷雨前后大地处处皆春，百花争艳，四处飘香。楝花是醒得迟的，排在最后，楝花开罢，美丽的春天便以“小雨轻风落楝花”而娓娓退场，接着登场亮相的便是热烈的夏天了。

看着满地楝花，总能勾起我诸多的记忆。那时，我家老屋旁边就有一株楝树，这树不是栽植的，是天使播种自然生长的。我特别喜欢这株楝树，儿时诸多趣事就与这棵楝树紧紧联系在一起。这树长得很高，灰褐色的树干有盆口粗细，树皮较为光滑，浅纵裂纹。每到春天，楝树变得绿叶婆娑，亭亭如盖，紫白色的花儿，米粒般大小，开得缤纷灿烂，像深蓝色夜空中的星星，像飞溅四溅的水花，千万朵的花儿挤在一起，在雨雾里旋起千万个酒窝。楝树的花期较长，连绵近月余，直到把春天开败，把夏天唤来。

春末夏初，楝树花开花落，不多日，绿叶间就长出了一串串绿疙瘩，圆圆的，光溜溜的，像一颗颗绿玛瑙，埋藏在绿叶间。这时我们就会爬上树摘楝果，把口袋装得满满的，这些楝果成了玩伴们互为攻击的子弹，我们三五一群用楝果互相对砸，你追我躲，十分激烈，或剪一根芦管，扣上皮筋，做“楝子枪”，把楝果塞进芦管，再插进筷子，猛地一弹，楝果就飞出去了，能弹出很远，打在身上有着麻麻的感觉。楝子枪的出现当然惹祸不少，尽管没少挨家长骂，但是我们还是乐此不疲，只要有空就玩，总能从楝子中找到乐趣。

春去秋来，屋旁楝树上的果子成熟了，由青变黄，在楝树叶逐渐飘落后，楝果成串成串地挂在树枝上，就像一个

金铃铛，煞是好看。这些挂满枝梢嘟嘟噜噜的金黄果，可是雀儿们的美食，总会吸引成群的白头翁、蜡嘴鸟、灰椋鸟、喜鹊、伯劳、乌鸫等飞来觅食。一群接一群的雀儿光顾屋旁的楝树，这群走了，那群又来，一天到晚都能看到雀儿活泼的倩影，听到雀儿欢悦的歌声。

楝树全身是宝，楝树皮、叶、花和果实均可入药，有杀虫止痒之功效，楝果也是制造药皂的好原料。那时，学校搞勤工俭学，放学后或星期天，让学生回家采摘楝果交给学校，而且按年级高低还有不同的额定任务，上不封顶。放学后，我就找来长竹竿，顶端扣上钩子，拎着篮子，来屋旁的楝树下打楝果，竹钩用力一拽，楝果扑簌簌地往下掉，一会儿，篮里就装满了。那些低年级学生任务没法完成，就缠着家长去采，当然也会引来一些家长的牢骚。每次学校都会买来本子和笔奖励学生，多劳多得，我因家里的那棵近水楼台的楝树，每次都能超额完成任务，得到好几本簿本呢。用着自己劳动所得的本子和笔，心里是何等的快慰与舒服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木材紧张，楝树是制作家具的好材料，因它品质好，不易变形，不虫蛀，做出的家具牢固结实又美观。我家的那张大方桌就是用楝木做的，历经几代人的使用，现在依然光滑好用，都成了家里的传家宝。家乡人对楝木的使用比较讲究，制作婚嫁家具一般不用楝木，建筑新房或其他一些事项，也都忌讳楝木，大概楝树与“苦”字所关联吧。

在家乡，楝树又叫“苦楝”，也很少种植。的确，楝树从头到根都苦，就连结出来的楝果也是苦的，就因为“苦”字，再则寓意为“苦连”，楝树总不被人们看中而备受冷落。虽是这样，但楝树从不悲观自弃，不妄自菲薄，默默地依然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年年开花、著果，脚踏实地，从容淡定，朴实无华。我想，人也要学一学楝树的品格，不去追求华丽，不去强求重视，固守自我，在默默无言中释放自己的能量和作用。

世家·鹿顶山

淮安大米

| 言子清 文 |

距离我住地不远的金城路边，新开了一家超市，广告词是“家门口的小菜场”。开业时很闹猛，我没去。几天后，我听说新来了价廉物美的“淮安大米”，感到新奇。淮安，那是我工作多年的第二故乡啊，也赶去看看，排进了队伍，用袋子装了白花花、飘暗香的淮安大米，又到付款处排队。我想，无锡过去是全国四大米市（无锡、长沙、九江、芜湖）之首，如今，淮安大米跨江来。喜气洋洋的购米过程中，客户们谈笑风生，也派生了些许小插曲。

“我俚淮安大米”和“侬侬淮安大米”的区别。说来也巧！队伍中，有两位知识型女性，淮安人，退休后，来无锡帮工作繁忙的子女照料孩子，自称“高级保姆”。她俩入乡随俗，在探讨无锡方言，说真的难学。她俩对方言中的“我俚”“侬侬”一番论证后，最后确定：“我俚淮安大米”，只能淮安人对非淮安人说；“侬侬淮安大米”，只能淮安人对淮安人说。作为正宗的无锡人，我笑着，暗暗钦佩她俩的顶真。当有人认出了我，她俩要我作“校对”。我鼓掌状，笑说“满分”。买

米论米，她俩认为，创成“淮安大米”地理标志证明商标，“淮安大米”便是淮安的名片之一，淮安人在外也感到风光！如今，核心区淮安大米面积超过百万亩，每年直供直销南京、上海，为农民增收3亿。是啊，从产品介绍中知道，灌溉工程的改善，有力促进了淮安稻米产业的发展。我，过去曾在淮阴地委农村工作部工作，从那时农村的旱改水、治盐碱地，至目前，全市优质稻米种植面积达267万亩，占水稻面积六成多；明确了“现代稻米产业领头雁”发展新定位，以“好土、好水、好味稻”为卖点，淮安大米获得市场的青睐，深感创业之艰辛。有位老年居民，听说淮安大米好，急匆匆赶来买了二十多斤，扛着米袋子喘喘地爬到四楼家门口，放下米袋，发现刚才出门时未带钥匙，袖抹额头，在三楼半过道里给人打了电话，开了大门。事后，他在这三楼半的过道里放了张长方形凳子，供这七层楼上下居民上下“歇歇脚”，邻里雅称其为淮安大米“带”来的方便凳。

碗盛淮安米饭，品尝岁月变迁，淮安淮安，谢你给我诗意盎然……

语丝·五里湖

生死课

| 全陈蓉 文 |

春季书法课，开始写《隋墓志名品》，最先练的是《董美人墓志》。这是隋文帝四子蜀王杨秀追思爱妃董美人的随葬刻石，董美人病逝时年方十九，杨秀对其感情颇深：“态转回眸之艳，香飘曳裾之风，飒洒委迤，吹花回雪。”美人楚楚动人的模样着实让蜀王为其心碎。

墓志铭一般为达官贵人或身世显赫的名人所作，是对逝者一生的评价。古今中外有许多流传千古的墓志铭，也有许多美不胜收让人叹为观止的墓地。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先生一生佳片不断，可在墓碑上刻的只有一个“无”字。人生空无，却又丰满，也许是空灵的一种境界。

可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，关注更多的是生，对于死的话题总是讳莫如深。

台湾作家蒋勋老师突发心脏病，让他有了“生死真是一念的”痛彻，他说：“哪个人能逃离死亡？我盼望在未来的教育里，通过任何形式，让谈死亡成为我们的一堂必修课。”

对于死亡，我最深的恐惧来自于孩童。同村伙伴小琴的母亲去世时我们只有五六岁光景。我们的村子不大，呈L型铺开，只有十来户人家，前后相隔不过几百米。记得出殡的那天是个阴沉的上午，父母都到田地里忙乎，我一个人呆在家里。忽然从北面小琴家隐隐约约传来一阵阵喇叭的哀乐声，接着声音越来越近，还不时夹杂着种种哀嚎。顿时，一种恐怖感重重袭来，犹如一张巨大的网裹挟着我，四周仿佛都是空洞，让我掉入某种绝望的深渊中。不知何时，我躲进了家里大门后面，并拼命拉紧大门，本能地以为大门能像一道厚厚的屏障保护我。

小琴的父亲是个健谈的人，脑子里仿佛藏着百宝箱，永远有说不完的故事。夏日晚上，我们这些孩子到她家，围坐着听她父亲讲故事。讲的都是些鬼事，那些鬼好像都通着灵性，有着那样那样的柔情，倒让人有些神往。小琴家门前有一口砖瓦井，井水清澈而幽深。在夜晚的

星空下，这些故事好像投射到井水里，泛起丝丝阴森的凉意，让人有些惊心动魄。可是我们总被这些故事牵引着，一到晚上就禁不住往小琴家跑，流连于那些摄人心魄的故事里。

上初二的时候，小琴父亲得了重病。那是个冬天的傍晚，天气阴冷，北风呼啸。我与小琴一起放学回家，走到村口，忽然看到她家屋顶上抛着一顶白色的蚊帐，有着凄清的阴沉，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格外触目惊心。小琴一下子紧张起来，赶忙朝家奔跑。父亲去世后，小琴去了城里的表姐家，从此离开了我们这个小村庄。

姨夫去世前动过三次大手术，做过60多次放、化疗，饱受7年病魔的折磨，直至心力交瘁。姨夫出生在枫泾古镇，父母过早地离开了人世。姨夫14岁就到皮鞋店当学徒，其间还下过乡。姨父一生乐观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他就对我说：“一个人要吃得起人生的酸甜苦辣。”

最后一次去医院探望姨夫时，他身上的毒瘤不断发作，已浑身无力。春暖花开的日子姨夫永远离开了，出殡的那天阳光很是温暖。阿姨说：“姨夫生前把所有的后事都交代清楚，一切要从简。他连走的日子都算好，挑了这样的好天气。”

日本导演北野武从小就害怕死亡，他一直担忧：“我会不会这辈子都找不到答案，就这么翘辫子了呢？”后来，他才明白：“当时我所害怕的，也许并不是死亡本身，而是无法按照自己的理想活着。”所以他最终要选择虽然辛苦、但能以几亿度的高温飞速燃烧的人生。

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预测未来，更难以知晓自己的归期。而像蒋勋老师那样谈论死亡，只是把死作为生的对立面进行对照、反观。也许我们的人生充满悲欣交集，需要不断艰辛跋涉，但无论遇到怎样的境况，都要像北野武那样勇敢面对，竭尽全力汲取生活给予的能量。在人生的轨迹上画一个完整的圆圈，也许才能无愧于生命。



春风江上路

插画 戎锋